

一个半小时后，大家围坐在赌场吧台开始数钱。我们居然赢了286欧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我们的表现完全没有输给那些年轻的肌肉男和高深莫测的中国人……

*Pogingen iets van
het leven te maken*

老伙计们出发啦

【荷兰】亨德里克·格伦 著
王奕瑶 译



Hendrik Groen.



*Pogingen iets van
het leven te maken*

老伙计们出发啦

【荷兰】亨德里克·格伦 著

王奕瑶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伙计们出发啦 / (荷) 亨德里克·格伦著 ; 王奕瑶译 .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 2017.3

ISBN 978-7-5496-1937-5

I . ①老… II . ①亨… ②王… III .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荷兰—现代 IV . ① I56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2145 号

POGINGEN IETS VAN HET LEVEN TE MAKEN. HET GEHEIME DAGBOEK VAN
HENDRIK GROEN, 83 1/4 JAAR

© Hendrik Groen en J.M. Meulenhoff bv, Amsterdam

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Meulenhoff Boekerij B.V.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duly appointed agent 2 Seas Literary and co-agent The Artemis Agency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with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本书由荷兰文学基金会资助出版

图字 09-2016-834

老伙计们出发啦

作 者 / [荷兰] 亨德里克·格伦

译 者 / 王奕瑶

策 划 / 陈 丰

责任编辑 / 何 璟

特约编辑 / 徐曙蕾 康 华

装帧设计 / 尚世视觉

出 版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发 行 /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68423599 邮 箱 /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装订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20 × 1230 1/32

印 张 / 10.25

ISBN 978-7-5496-1937-5

定 价 / 39.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方联系。

1月1日 星期二

即使到了明年，我依旧不喜欢老年人。步履迟缓地蜷缩在助行架后，莫名其妙的急躁脾气，没完没了的抱怨。还有，茶歇时毫无新意的点心，连连不断的叹气声。

我 83 岁零三个月了。

1月2日 星期三

有人把糖粉撒得到处都是。为了将桌子彻底抹干净，斯密特女士把盛着苹果肉桂派的盘子临时移到一把椅子上。

福特郝伊生夫人径直走来，大屁股扑腾一下坐在了肉桂派盘子上，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直到斯密特女士到处搜寻，想把盘子放回桌上的时候，才有人想到去福特郝伊生夫人的屁股下找找。当她站起来时，花裙子上还粘了三块苹果肉桂派。“和你裙子图案很搭呢。”埃夫特说。我笑得都快岔气了。

这个新年美好的开端应该是充满欢笑其乐融融的。然而与此相反，这件事引发了长达三刻钟的牢骚，大家纷纷讨论谁是罪魁祸首。

只因我明显表露出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感到好笑，周围的人都对我怒目而视。而我，只能连声嘟囔着对不起。

我不敢再放声大笑了，而是喃喃地向大家道歉。

我，亨德里克·格伦，向来都是正确的、惹人喜爱的、友善的、有礼貌的而且乐于助人的。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本性如此，而是不敢不这样。我几乎从来不敢直言不讳，而总是选择更加安全的表达方式。我的特长就是做好好先生。我的父母给我取名亨德里克的时候就很有远见：你很难找到比他更乖的人了。“你不认识亨德里克吗？就是每次碰到别人都很有礼貌地摘帽行礼的那个。”对，那就是我。

我自己也感到非常郁闷。当时便决定要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亨德里克·格伦：不长不短，正好一年时间，我要将阿姆斯特丹北部一家养老院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

如果我在年底之前辞世，那也是不可控制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让我的好友埃夫特·杜克尔在我的葬礼上读一小段我的日记。当我被梳洗得干干净净，衣着整洁地躺在火葬场名叫“终点”的一个小厅里时，埃夫特刺耳的声音将会打破那让人不安的沉默。他将面对困惑的人群朗读几段优美的篇章。

我只担心一件事：如果埃夫特先我而去怎么办？

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太不厚道了，因为与他相比，我更是疾病缠身。你最好的朋友肯定能靠得住。我要就此和他谈谈。

1月3日 星期四

埃夫特对我的提议倒是挺热心，但他不保证会活得比我长。他自己也需要考虑一些事。第一件就是读了我的日记后，他很可能不得不另找一间特护房居住。第二件则是关于他的假牙，是由范梅特

伦打台球时一次粗心大意的击球造成的。自从范梅特伦右眼患白内障以来，他瞄准球的时候就需要有人从旁协助。埃夫特之前从来不是最倒霉的那一个，但那天他偏偏就在范梅特伦身后指导他瞄准，鼻子还正好与球杆齐高。“往左一点，然后再往下点，用力，再……”没等埃夫特说完，范梅特伦手中的球杆就狠狠撞上了他的门牙。两球连击！

埃夫特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在儿童换牙期一般。他口齿不清，几乎没人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为了能在我的棺材旁读我的日记，他得去把门牙补一补。但该死的，那位镶假牙的医生对此表现得十分倦怠。当然对于一位年薪 20 万、配有貌美女助理并且每年去夏威夷度假三次的医生来说，过劳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也许他对看到那些旧的假牙缝里由于长期残留剩饭剩菜而爬出蛆来这种事已经厌烦透顶了吧，可以这么理解。

养老院在楼下聊天室里提供的荷兰油糖饼大概是在旧货商店买的吧，不然不会如此难吃。昨天上午我先是很有礼貌地要了一盘，结果花了 20 分钟才吃完，并且我还得假装鞋带松了，弯下腰偷偷把最后一块不想吃的油糖饼塞进袜子里。

因此就算你去的时候，盘子里还是装满了油糖饼。一般来说，养老院里只要是免费的东西总是马上就会一抢而光。

聊天室每天上午 10 点半准时提供咖啡。要是咖啡在 10 点 32 分还没供应的话，第一批排队等候的老人们就已经特别夸张地开始看手表了，好像他们之后要赶着去做什么事似的。这种情景在每天下午 3 点一刻供应下午茶时会再次上演。

以下是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之一：今天提供哪种饼干来配咖啡和茶呢？前天和昨天配的都是去年的油糖饼。因为“我们”肯定不会把食物丢弃，宁愿把人噎死也不愿丢掉。

1月4日 星期五

昨天我散步去了花市，在那儿买了一个装有几颗风信子球茎的盒子。一周过后，当风信子发芽时，春天就又重新回来了。

这家养老院的大部分房间到四月还会挂着去年圣诞节的装饰，旁边还搁着一盆放了一年的虎皮兰，一盆已经开不出花的报春花。“丢弃东西是罪过。”

如果大自然能够抚慰人心的话，至少在荷兰老人居住的一室户的养老院房间里是不起效果的。室内盆栽植物的生长状况，大都可以诚实地反映出它的主人的境况：等待着一个凄凉的生命终止符。因为无所事事或者健忘的缘故，老人们会给这些植物一天浇三次水。最后甚至连虎皮兰都会被他们养死。

费斯尔女士邀请我明天下午去她那儿一起喝茶。我本该拒绝她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她浑身散发着臭味，但我还是回答说我很乐意接受她的邀请。可这样我一个下午就没了。上帝啊，我怎么还是这么迟钝呢。她邀请我的当下我居然编不出任何借口，所以我只好去她那儿一边吃着硬邦邦的蛋糕，一边陪她聊一些有的没的。她是如何成功地在短时间内把一块又软又美味的蛋糕弄成像沾满灰尘的厚纸板一样硬的，这还真是个谜。你得用三杯茶才能把一块蛋糕咽下去。我明天一定得坚决拒绝吃她的蛋糕。新生活新面貌。

新生活得有擦得闪亮的皮鞋，这就是我今天花了半个上午在忙活的事。擦鞋倒是挺快的，只是我把许多时间都花在如何将衬衫袖子上粘着的鞋油弄下来。现在鞋子是闪闪亮了，但袖子我最后只能卷上去，因为上面的鞋油再也洗不掉了。

以后一定会有人这么评论：“您怎么总是把您的袖子弄得脏兮兮的，格伦先生？”

这里的生活离不开“从未”和“总是”两个词。比如有一天的餐食被说成“从未准点供应过，并且总是太烫了”，然后第二天的餐

食就会被说成“总是太早供应了，并且从不是热的”。

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提醒那些人说，他们之前的说法是完全矛盾的，但这儿的老人根本不管逻辑这回事。“您觉得您比我们更懂逻辑是吗，格伦先生？”

1月5日 星期六

昨天晚餐的规格是宴会级别的：菜单上居然出现了印尼炒饭。但这儿的大多数老人还是喜欢荷式炖菜^①，所以就用不着给他们上异国风味的开胃小菜了。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期意大利面引进荷兰时他们还是屈服了，但这种食物在每周用餐计划里是不予考虑的。周一宽叶苦苣，周二浇汁花菜，周三是肉丸日，周四四季豆，周五吃鱼，周六汤配面包，然后周日是烤牛肉。如果想让他们发一回疯，那就让他们周二吃肉丸，这样一周剩下的日子就会乱了套。

我们不是总能尝到一些其他国家的菜肴。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提前一周从三种不同的菜单中选择下周的食物，但是有时候会出岔子。昨天就不知道为什么，菜单里只有印尼炒饭。大概是供应方出了点差错吧，反正养老院的厨师肯定不会这么做。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炒饭，那些对饮食有特殊忌口的老人就选择吃面包。

结果惹来大家一片愤慨声。霍赫斯特拉登·范·达姆女士，那位坚持要把她拗口的全名说完整的女士，就只拣炒饭里面的鸡蛋吃。范格尔德先生虽然一口炒饭也没吃，却吃了一整罐酸黄瓜。肥胖的巴克先生则大声要求往他的炒饭上浇点汤汁。

我的朋友埃夫特，当他对自己的厨艺感到厌烦了的时候，也会

^① 荷式炖菜是荷兰和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传统菜肴，一般用土豆、胡萝卜、洋葱等蔬菜一起炖。（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下楼来就餐。他拿着参巴酱向与他同桌吃饭的那些对之一无所知的老人问道：“也许您想在印尼炒饭里来点番茄酱？”

当普莱克尔女士辣得把假牙都咳到印尼泡菜里时，埃夫特还在装傻充愣。她离开座位之后，埃夫特又像灰姑娘试穿水晶鞋那般，硬把她的假牙给他的左右邻座比划试戴。之后部门管理员向埃夫特问责时，这位肇事者就在那儿装无辜。他甚至还威胁说要去监管部门投诉，说他在印尼泡菜里“吃到”了一副假牙。

晚饭前我应邀去了费斯尔女士那儿和她一起喝茶。她的喋喋不休比她提供的茶还要无聊。我撒了个谎，告诉她医生不允许我吃蛋糕。她问我为什么，我回答说这是为我的血压值着想，现在已经从 20 上升到 25，快到临界值了。这些话都是在我真正了解那些数据以前随口胡诌的，但她觉得非常有道理。不过我还是从她那儿带走了三块蛋糕，说是我血压正常的时候可以吃。现在这三块蛋糕都在养老院三楼的鱼缸里漂着呢。

1 月 6 日 星期日

我小便失禁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那些黄色印记在白色内裤上极易显现出来，要是黄色的内裤就方便多了。但我面对洗衣部门的女士时依然觉得非常难为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就是，在我把衣服拿去洗衣部之前，自己先动手将黄色印记搓掉，就当是“预洗前的预洗”吧。但如果我没送什么衣服去洗的话，别人的猜疑就接踵而至了。“您穿的内裤是干净的吗，格伦先生？”家政服务科的胖女士就会这么问我。“不，家政服务科的胖女士，这条内裤在我的老屁股上卡得太紧了，看来我余生都得穿着它了。”我倒是很想这么回答她。

今天是痛苦的一天：我全身的关节都在咯吱咯吱响。没有什么

能阻止身体的老化。你至多有一天感觉到某种疼痛似乎减轻了些。但这只是因为你好处于某种正确的姿势，并且这种姿势你之后再也找不到了。毛发不会忽然间再长出来，至少不会长在你的头上，但会长在你的鼻子和耳朵里。堵塞的静脉也不会重新疏通，肿块再也不会自己消失，并且下身的水龙头还不停漏着尿。这就是行将就木的征兆。你再也无法变年轻了，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你都在衰老。

我这样坐在这里抱怨，就好像老头子一般。如果我对发牢骚感兴趣，我可以到楼下聊天室去坐坐。那儿最能消磨时间了。半小时之内就会有人谈论疾病这个话题。

我的心情有些沉闷。别人认为你得享受你的老年生活，但该死的，这可不总是你想的那样。

是时候去散散步了，终于又是周日下午了。之后再听一段莫扎特，来一杯气泡干邑白兰地。或者去埃夫特那儿转转，他粗鲁直率的性格正是治疗沉闷的好方法。

1月7日 星期一

昨天养老院管理层似乎开始就三楼鱼缸里的鱼突然死亡事件展开调查。鱼缸里还浮着好几块蛋糕。

我把费斯尔女士的蛋糕扔到鱼缸里的行为真是太不明智了。要是她听说鱼是因为吃了过量的蛋糕而死的话，肇事的证据就会指向我了。我得赶紧想想怎么为自己辩护。等会儿我要去杜克尔律师那里寻求一下建议，埃夫特在如何撒善意的谎言方面是专家。

养老院里是不允许养宠物的，除了鱼和鸟。“鱼和鸟的个头分别不能超过10厘米和20厘米。”养老院规章制度中是这样写的。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养鲨鱼和海雕当宠物。

之前，当老人们搬去住养老院的时候，养老院的管理员总是毫无仁慈地让猫啊狗啊和它们的主人分开。不管它们是如何安静、如何不会闹腾、如何年迈、如何缺胳膊少腿都不行，规定就是规定：它们被送去收容所。

“这样不行，女士，这和拉克尔是不是您生活的全部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开这个特例。”

“您的猫的确成天只是趴在窗台上，但如果我们允许您养猫的话，之后就会有人在窗台上养三只大丹犬，或者养一条紫色的鳄鱼。”

布林克曼女士可是这儿的记录保持者：她曾经成功地将她那条年迈的腊肠犬藏在装下水道的柜子里，直到这条狗被发现。很可能是有人去告了密才事发的。布林克曼女士大吵大闹了一通，但最后那条狗还是被送到了养老院女主管那里。我们这位行事如同法西斯一般的女主管虽然还是有良知，没有给这条狗涂柏油粘羽毛^①，但她更乐意把狗从养老院驱逐出去，送去收容所。那条狗在她那儿哀嚎了两天，最后悲惨地死掉了。当时动物警察怎么不管管这事？

女主管认为这件事最好应该瞒着布林克曼女士。于是当布林克曼三天后找到一辆可以带狗乘坐的开往收容所的电车时，那条狗早已经被埋了。

布林克曼女士问过，她死后能不能把那条狗重新挖出来和她葬在一起。“这不符合规定。”她立刻收到这样的答复。

明天早晨我得去看医生。

① 涂柏油粘羽毛是古代欧洲的一种私刑处罚方式，受刑人全身被涂满柏油，再粘上羽毛，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和羞辱对方的行为。

1月8日 星期二

电梯旁边的布告栏上贴了这样一封信：

我们在三楼的鱼缸里发现了大量蛋糕。鱼缸里的鱼由于食用了蛋糕而死亡。如果有人就此事可以提供相关线索，请尽快与部门主管德罗斯女士联系。如有需要，我们保证不公开提供线索者的名字。

11点钟的时候，我走进德罗斯女士的办公室。这位女士的姓真是一种对命运的神奇捉弄啊。德罗斯？玫瑰？要是叫布兰德内特（荨麻）女士就更吓人了。

上帝为了补偿长得丑的人，一般都会让他们更加和善一些。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看起来这儿就有一个反例：这位“玫瑰”女士就和一扇坚固的石灰墙一般，从没给别人好脸色瞧。

好，回到德罗斯女士身上来。

我告诉她也许我是唯一能够说明蛋糕事件的人。她马上激动得连耳朵都红了。我说我不愿意拒绝费斯尔女士亲自烤制的蛋糕，就把蛋糕装在一个小盘子里，放到了三楼的食品室中，希望有人能够将蛋糕带走吃掉。当我得知最后这些蛋糕不知怎么搞的出现在鱼缸里时，我深感遗憾，而且我的蓝色小盘子也不翼而飞了。

德罗斯女士带着毫不掩饰的怀疑目光听完我的说辞，然后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当时不自己吃掉蛋糕？为什么特意把蛋糕放在三楼？有人可以证明我的说辞吗？

我让她不要把这事告诉其他人。她答应会考虑考虑该怎么做。

然后她马上就要去调查费斯尔女士是如何能够自己烤蛋糕的。房间内不允许烹饪和烘焙。我赶紧说我也不确定她的蛋糕是不是自己烤的，但已经太迟了：蛋糕事件已经发生了。我可能会失去费斯

尔女士对我的善意，当然这对我来说并不算是个灾难。但部门对我的怀疑（虽然现在早已不是零了），将在几周内滋生蔓延至八卦流言满天飞。

我还去了一趟养老院的医生那儿。医生病了不在，如果周一他的病还不见好转，就要来个替班的了。要是紧急情况发生，我们可以直接去找和我们有竞争关系的养老院的医生。有些老人宁死也不要那个“‘黄昏’养老院的庸医”来看他们满是皱纹的皮包骨，有些人则最好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找来急救直升机。对我而言，我无所谓哪个医生来告诉我他“没什么能为我做的”这句话。

1月9日 星期三

昨天我还是被死鱼事件弄得有点烦躁。在费斯尔女士的咖啡以及神经紧张的双重作用下，我很快就拉肚子了。半个上午的时光我都得坐在马桶上，陪伴我的只有从聊天室借来的一本旧报刊集。

“聊天室”这词说得倒是挺好听，但不能完全概括这个场所的用途。叫“三言室”应该更准确，也就是：言不由衷，流言蜚语，言辞抱怨。说这三种言语已经是某些老人的日常生活之一了。

埃夫特倒是过来看望了我，并且在厕所门边告诉我蛋糕事件的最新进展：现在人人都在相互猜忌，把每一个养老院的同伴都看成是潜在的杀鱼凶手，而我的缺席更引发了大家对我的猜疑。我问埃夫特能不能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把我拉肚子的消息向外传播出去，当作一种不在场证明。因为我自己除了把厕所门往走廊方向开一条缝隙，让大家看到我在上厕所之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一般来说这样做我还可以稍稍透透气，但现在我已经被我自己恶心到了。这恶心有两层含义，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渣”。人渣这比喻从某种意义上和我现在正在排泄的东西倒挺契合。

说到呼吸新鲜空气，我必须得出去走走了。经过只吃饼干和诺得止泻胶囊的一天之后，过会儿我终于敢出去散会儿步了。我要去找寻榕叶毛茛的踪迹，据报纸和生物气候学研究网“大自然的日历”（可以去搜搜）上说，这是春天到来的第一波信号。如果除了榕叶毛茛，还发现了小蜂斗菜、峨参和香堇菜的踪影，那么春天就已经来了。只不过我不清楚这些植物长什么样子。

今年的春天早到了六个星期^①。但对那些刚刚决定不迁徙而选择待在窝里过冬的候鸟来说，有一个坏消息：寒流将至。

1月10日 星期四

这家养老院里有座漂亮的花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是锁着的，冬天的时候谁也不让进。也许对老年人有点照顾过度了，反正女主管总是知道什么才是对这里的住户最好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在现在这个时节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的话，就只能去养老院周围晃一晃了。附近有六十年代末建造的难看的公寓楼，以及一片像垃圾场一般令人惋惜的绿化带。你几乎可以想象到，半夜时分，开着小推车的城市清洁工们并没有把垃圾收走，而是直接倒在了街道和绿化带上。当你散步时，周围四处都是易拉罐、薯片袋和旧报纸。公寓住户们几乎在第一时间搬去住皮尔默伦德和阿尔梅勒的联排别墅了，只有那些住不起别墅的人才留下来住这儿。后来一些来自土耳其、摩洛哥和苏里南的家庭搬进了这些空公寓，但混居的氛围并不是那么好。

我现在的活动范围差不多是来回各五百米，中间找张长椅坐下来休息一下，再远就走不动了。世界对我而言已经变小了。我绕着

^① 荷兰的春季是从3月21日至6月20日。

养老院走了四圈不同的路线，差不多是一公里的路程。

埃夫特刚才到我这儿来了一趟。他特别享受养老院里由于死鱼事件造成的骚动，并且构思了一个计划，准备在这之上添把柴推波助澜一番。他准备对鱼缸进行第二次“暗杀”，这次使用的是犹太饼干^①。昨天他坐公车到几公里外的一家超市买了饼干并把它们弄碎，因为要是在养老院小卖部买的话，他们会记得买家的样子。那些饼干现在就在埃夫特的柜子里。我问埃夫特存着这些饼干安全吗？“绝对安全，每个人都可以存这么多的犹太饼干啊，只要他想吃的话。”他回答。我对这类饼干一直不感兴趣，不过他买的这种倒是挺搞笑的：居然是粉色的。埃夫特还期待着在鱼缸里起一些漂亮的颜色反应呢。

1 月 12 日 星期六

养老院的主管斯代尔瓦根女士（我们后面肯定会经常提到她），宣布了一项新的环境举措：住户房间内的室温不能高于 23 度。如果老人们觉得冷，那就多穿一件衣服，这是她想表达的意思。这儿住着一位印度来的小老太太，她总把房间温度设置在 27 度，四处还摆放着几盆水，用来维持较高的湿度，所以她把那些热带植物养得生机勃勃的。养老院现在对室内盆栽的最大数量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不过我猜测斯代尔瓦根已经开始着手制订了。

斯代尔瓦根女士一直都是亲切友好的。她耐心倾听每个人的意见，还会对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但在她那关爱友善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的，是一份病态的傲慢自大和暴政统治。她 42 岁，已经当了这个养老院一年半的主管。她总摆出一副扒高踩低的嘴脸来，自然这

^① 一种大块平滑的饼干，据说是由一位犹太面包师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阿姆斯特丹发明的。

取决于她面对的是谁。我已经仔细地观察她有大半年了。

我还有一位重要的线人：她的秘书阿佩尔伯恩女士。养老院的前任主管勒马若先生在最后一次兼并浪潮中未能幸存下来，提早退休了。安雅·阿佩尔伯恩当了他 23 年的秘书。安雅再有两年就可以退休了，于是她下定决心不让斯代尔瓦根对自己颐指气使。斯代尔瓦根当时任命了一位新的办公室主任，这等于间接降了她的职。安雅有看所有会议文件和秘密备忘录的权限。从很多年前起，安雅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后来无家可归的时候，是她在这个养老院给我安排了个安身之所，可能她还为此下了不少功夫。

周四早上我常常去她那儿一起喝咖啡，那天早上女主管和办公室主任要向总部经理和区域主管汇报工作。区域主管是斯代尔瓦根下一步的晋升目标。

安雅有时也会和我讨论这些。“我能告诉您一个小小的秘密吗？”她总是先这么说，然后稍稍吐露一下斯代尔瓦根是如何长袖善舞的。于是我们俩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内幕。

1 月 13 日 星期日

昨晚埃夫特把六块粉色饼干扔进了二楼的鱼缸里。结果金鱼们吃撑到把肚皮都胀破了，尸体还漂浮在剩余的饼干之间。养老院忽然变成了漂着尸体的地狱。

和往常一样，埃夫特在喝咖啡时声称自己要去洗手间一趟，走楼梯上二楼，先看看四周有没有人，接着把藏在大衣里的饼干丢进水缸里。之后他把装饼干的保鲜袋干净利落地塞进了小垃圾桶。虽然这样藏匿证据有点蠢，不过幸好清洁工来过之后，已经把所有垃圾桶都清空了。

二楼的鱼缸位于一个十分阴暗的角落，所以昨天晚上谁也没有

发现任何异样。但做这一连串举动可不是一点风险也没有，一旦埃夫特被逮住，他就只能搬离养老院了。也许埃夫特从心底压根就不在乎自己会被抓住，即使那时他依然会坚决否认和撒谎，要是被围堵在角落里他还会大声尖叫。他的人生观就是，生活不过是用尽可能愉快的方式来消磨时间罢了。这样一想整个人都会松弛下来。我嫉妒他这样的心态，不过我学得也很快。

昨天我自己倒是特别紧张，埃夫特提前告诉了我他的暗杀计划，所以我得为自己造一个真实的不在场证明。这可不太容易。我得在聊天室里等啊等，直到最后有两个和我住同一层楼的老人准备上楼去。“我和你们一起上楼，这也挺不错的。”雅各布夫妇还特别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今天早晨差不多9点的时候，东窗事发的警报拉响了。在去教堂的路上，布兰德斯玛女士看见了鱼儿们纷纷肚皮朝上浮着。本来大家还想把这事儿隐瞒下来，但布兰德斯玛女士在去找护工的路上和每个遇到的人都说了。而我呢，则是在我的邻居来敲我的房门，说：“哎，我刚刚听说……”

我对等会儿喝咖啡时大家将如何讨论这件事感到十分兴奋。

1月14日 星期一

还有一则动物悲剧事件：

施罗德女士打扫鸟笼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她那只叫小彼得的金丝雀吸进了吸尘器。当她在几分钟后从受惊的情绪里稍稍镇定下来，用颤抖的双手打开吸尘器时，她那只欢乐的小歌星已经奄奄一息了。施罗德女士马上把吸尘器扔到了外面。她的小彼得那时候还有一口气在，不过几分钟后就直接见上帝去了。对此施罗德女士极为伤心，心里满是自责和内疚。